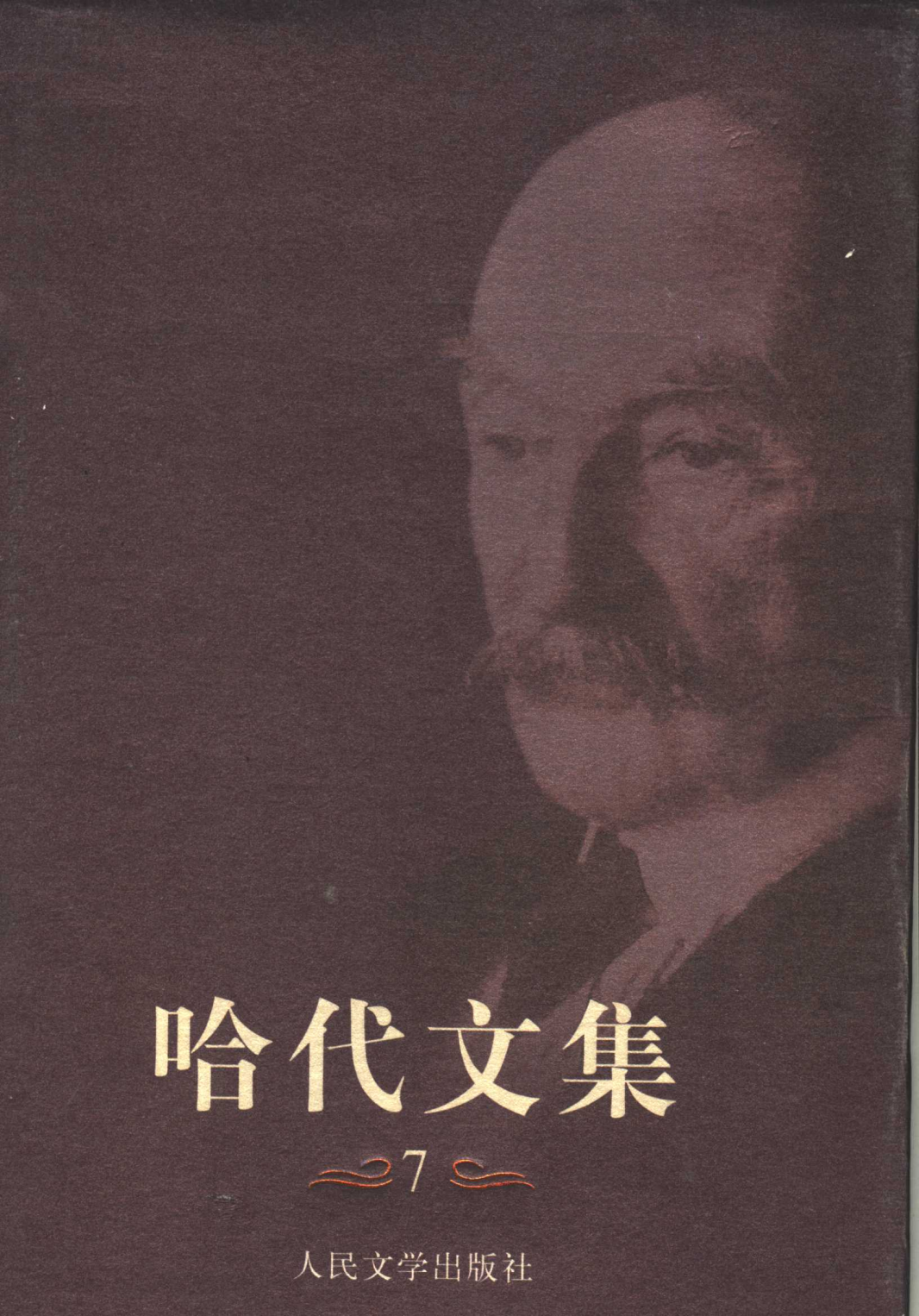




哈代文集

27

人民文学出版社

≈ 7 ≈

哈代文集

中短篇小说选

张玲 张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Thomas Hardy
The Short Stories of Thomas Hardy

选译自 Macmillan & Co., Limited, London, 1928 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代文集 (7) 中短篇小说选 / (英) 哈代著; 张玲、
张扬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

ISBN 7-02-003785-2

I. 哈… II. ①哈…②张…③张… III. ①哈代 - 文
集②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近代③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8566 号

责任编辑: 吴继珍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周小滨

哈代文集 (7) 中短篇小说选

Ha Dai Wen Ji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英] 哈代 著

张玲 张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2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前 言

哈代于小说创作中后期,亦为其小说创作成熟期,孜孜于长篇巨作之余,小试中短篇,多供报章贺岁消闲,后陆续结集,共成四册,写来既嫌匆匆,成章亦属急就;惟其身为小说大家,诚如白氏乐天形容浔阳江上琵琶女所云:“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哈代此类作品,虽向为人视做“次要”,且非篇篇珍稀,字字珠玑,却大多章法有致,抑扬杂错,余韵不绝,与其著名长篇《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卡斯特桥市长》、《远离尘嚣》、《林居人》等异曲而同工。

哈代长篇小说,工于人物剖析,精于故事结构,富于地方色彩,擅写聚散欢悲,喜作兴亡慨叹。其中短篇小说,或谓之“长篇浓缩”,以陈述故事为主,辄曲折奇幻,妙趣横生;于人物、风光、评说、慨叹方面,虽笔墨大有减省,而其十之八九,以本集所选十七种为例,则仍不乏哈代长篇小说中上述素质。已稔哈代长篇读者,读此中短篇,可做参照对比,反复追味;尚未涉其长篇者,亦可从中略窥哈代小说创作之一斑。

哈代擅讲故事,其中短篇小说发表首集,名《威塞克斯故事集》(1888年,本选集中《神魂颠倒的传道士》、《一八〇四年传说》、《三怪客》、《萎缩的胳膊》、《德国兵团郁郁寡欢的轻骑兵》属之),顾名思义,系中古为威塞克斯王国领土即英格兰西南部地区民间故事汇集;其余三部,曰《贵妇群像》(1891年,即本选集

中《汉普顿郡公爵夫人》、《忠贞的劳拉》、《格瑞布府上的巴拉》、《悬石坛侯爵夫人》属之),曰《人生的小嘲讽》(1894,本选集中《瑞乐舞琴师》、《耽于幻想的女人》、《儿子的否决权》属之),曰《浪子回头》(1913年,本选集中《婚宴空设》、《路标边的坟墓》、《古堡夜会》、《羊馆所见》、《浪子回头》属之),其中作品,亦多以作家自幼耳熟能详的故乡民间传奇为梗概。《三怪客》(1883)一篇,本以其悬念恍惚隐约,地方色彩斑斓而脍炙人口,更在其反映其时英国司法之严酷以及庶民与之周旋抗衡所显现机智、坚韧、生命力、幽默感之余,又寓深层隐喻:牧人孑然兀立之村舍,喻人生驿站,人行生活之途,可于此处邂逅同席,酬对唱和,推杯换盏,却不仅未必真有沟通,且恰为冤家路窄,从而崭露作家颇具“现代”意识之哲人眼光;且篇中对逃犯举手投足、眼神歌声之轻描淡写,浸入潜意识、潜对话诸多成分,虽稍纵即逝,终令人过目难忘,大有印象主义风味。如此寓哲思与理念于有趣故事之深层,似更可视为此短篇堪称英国短篇小说经典,令人百读而不厌之根蒂。《神魂颠倒的传道士》(1879)与《一八〇四年传说》(1882)二篇,故事发生既非久远,又兼与哈代祖上营生、经历密切相关,可谓素材直接源自家族传说。前者,述海疆边地良民穷极无路,世代法外营生,境遇之艰险、凄切。女主人公年轻孀妇纽伯瑞太太之娇好、多情、机敏、果敢、干练,则为哈代女性形象册页又添一帧佳作。按作家哈代原意,纽伯瑞太太与年轻俊雅传道士之恋情,本以悲离告终,而一八七九年小说初版,则织成“有情人终成眷属”,哈代一九一二年编此作入威塞克斯版《小说与诗歌集》时,特为此篇附加后记,云此结局“纯为……符合当时礼数”,从中亦可见作家创作途中徘徊于求真与从众间用心之苦!《一八〇四年传说》一篇,题材涉及欧洲拿破仑战争,海战交

通要枢地带英格兰居民言称曾亲见波拿巴秘密登陆英伦,虽属无稽之谈,但则以轻松描述毕现村野草民对战争国运之关切和参与意识,以及丰富想像力。

哈代长篇小说,主写婚恋、人生、命运,此集各篇主题,大致不出此范围。《忠贞的劳拉》(1881)、《格瑞布府上的巴巴拉》(1890)、《汉普顿郡公爵夫人》(1878)、《悬石坛侯爵夫人》(1890)四篇同涉贵族少女私恋、婚变、命运,而故事发展、结局则悲欢迥异。劳拉故事可一言以蔽之曰始乱终合。哈代以“忠贞”为之定性,盖劳拉之忠,忠于真情,故能鄙弃邪恶,翻然悔悟,其始初虽有朝秦暮楚之瑕,终不掩其情之忠贞,犹如苔丝之虽二度失贞,因其忠于真情,仍不失其纯洁,故哈代亦以“纯洁女人”为其同名长篇作副题。巴巴拉故事则更可见为贵为富者暴虐贪婪之占有欲,写男性贵族之虐妻行为,更具特色。篇中多心理描述探索,富哥特小说式浪漫恐怖情节气氛,或认为《贵妇群像》中之上乘。《汉普顿郡公爵夫人》及《悬石坛侯爵夫人》两篇,在与前两篇同写女性虽贵及公侯,仍难逃厄运之余,意在讴歌人间真情——而此真情,则于下层民众中较上层显贵中更易求得。此四篇中爱德蒙·威娄斯、埃文·希尔等位卑而人格高尚之男主人公,则与哈代长篇小说中著名男性人物文特伯恩(见《林居人》)、欧克(见《远离尘嚣》)、文恩(见《还乡》)等堪为伯仲。

《婚宴空设》(1888)虽亦以爱情、婚配为主题,却侧重于婚姻龃龉、蹉跎所决定之人生命运,作品中流露出作家半似无可奈何、半似嘲讽玩世态度。此篇后虽收入《浪子回头》一集,实际仍为一“人生之嘲讽”,其中多处情节,诸如婚期耽延于婚仪现场;情人久别重逢于途中;失足女人之悔过乞恕,均可于哈代多部长篇中寻得对应,而其于本篇中,又均能顺应情节发展,与前后具体场景榫

接,不落斧凿痕。其中男女主人公一对凡俗情侣,初始若即若离,中经苦难磨砺,终于超越普通情欲、物质利害、以致时空局限,升华出富有诗意及哲理之情谊,已远远胜于普通爱情作品,亦可视作哈代为世俗失败婚姻指示之出路及作家对爱情婚姻之最高理想。《德国兵团郁郁寡欢的轻骑兵》(1889)一篇,虽写“涉外”、“军民”恋情,其中透露作家对人类为杀伐征战而扼杀真性情之深恶痛绝,亦在《路标边的坟墓》(1897)、《一八〇四年传说》中,有或直白或委婉之表达;而《路标边的坟墓》一篇于此含义之余,又涉父子亲情、代沟,机缘舛误莫测等人生悲剧,亦属文学创作之永恒主题。《儿子的否决权》(1891)揭示儿子受社会等级偏见驱使,横加干涉寡母再婚,于当今中国读者,当可生强烈共鸣。

哈代于小说创作近三十年漫长途程,虽始终把握写实主线,亦常另辟蹊径,做浪漫、象征、心理描写分析等诸多探索。《萎缩的胳膊》(1888)、《瑞乐舞琴师》(1893)、《耽于幻想的女人》(1893)、《羊馆所见》(1881),虽题材仍不出婚恋情仇,其艺术手法则带有实验创新意味,从而将想象、隐喻及心理探索成分注入传奇旧套,赋离奇荒诞古事旧闻以新意,既脍炙人口,又与二十世纪现代小说遥相呼应,且于音乐、诗歌都有相当精彩描绘、论说;《羊馆所见》曾为哈代列入“精于结构小说”之类,盖作家在其小说创作中,曾作戏剧手法尝试,颇类《计出无奈》(又译《非常手段》)、《贝姐白婚事》等长篇,也是别出心裁。《古堡夜会》(1885),虽为借一地方博古学家行止所做“人生小嘲讽”,篇中十之八九文字,尽写作家夜访美登古堡见闻感受,声情并茂,实为写景散文极品。

《浪子回头》(1900)中,孟布瑞上尉弃武而从神职,其舍己救人善举,源自哈代同乡挚友之父莫尔牧师大疫年事迹,此篇为哈

代发表小说倒数之二。作者毕生借艺术创作探究人生,从其最后小说作品似可读出:最有价值之人生,仍在利人。此篇艺术特色,似显平平,而哈代最后中短篇集偏偏以之命名,则足可见其中用意矣!

张 玲

二〇〇二年四月一日据一九九七年旧文增删

目 录

汉普顿郡公爵夫人	1
神魂颠倒的传道士	17
忠贞的劳拉	85
羊倌所见	112
一八〇四年传说	138
三怪客	147
古堡夜会	174
萎缩的胳膊	189
婚宴空设	224
德国兵团郁郁寡欢的轻骑兵	284
格瑞布府上的巴巴拉	307
悬石坛侯爵夫人	346
儿子的否决权	363
瑞乐舞琴师	382
耽于幻想的女人	404
路标边的坟墓	435
浪子回头	450

汉普顿郡公爵夫人

大约五十年前,第五代汉普顿郡公爵在他自己的那个郡里,特别是在巴顿一带,毫无争议算得上是个领袖群伦的人物。他出身于门第古老、忠心耿耿的撒克塞比家族。这个家族还未册封为公爵之前,就出过许多行侠仗义、笃信基督、大名鼎鼎的男儿。那些作为纪念而挂在教区教堂走廊里的黄铜雕刻和匾额,以及祭坛墓地上不计其数的画图肖像和宗谱纹章,要是让郡里哪位不惮劳苦的历史学家都一一拓摹下来,恐怕得花整整一个下午。然而公爵本人却是个不大能对石头或金属制作的古代编年史发生兴趣的人物,即使涉及到他本人事业的开端发轫,情况也是如此。他凭借自己拥有的地位,一味沉溺于许多粗俗鄙陋、不登大雅之堂的娱乐享受。他有时用平地惊雷似的渎神咒骂封住扈从们的嘴巴,并且固执地同牧师争辩斗公鸡和逗公牛^① 这种种戏耍要有些什么好处。

这位贵族老爷个人的外表倒是有点引人注目。他的肤色呈铜红山毛榉的颜色^②,体格粗大壮实,虽然略微有点驼背。他的嘴很大,常带着一根未经打磨过的树苗当做手杖,不过有时也带一把砍刀,走路的时候碰到蓟刺就用刀砍掉。他那座城堡矗立

① 英国古代有用狗逗惹公牛的娱乐,现已禁止。

② 为一种类似深紫的颜色。

在一片园囿中间,除了朝南的那一边以外,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榆树,在明月的清辉照耀下,从远处大道上望去,那闪着银光的石墙正面,由沉重的树枝映衬着,就像是在一团漆黑当中露出的一个白点。这幢建筑虽然叫做城堡,可是并没有什么固若金汤的守备,修建的时候,更多着眼于内部的方便舒适,而不大看重紧扣城堡这个名称的种种防御设施。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大厦,它的地面布局就和棋盘一样整整齐齐,建有许多模拟的棱堡和雉堞枪眼作为装饰,背后则是一朵朵雉堞烟囱。在寂静的清晨炉子点火的时刻,那些幽灵一般的使女在走道里蹑手蹑脚地走动,从百叶窗的缝隙透进去的一窄条一窄条的光线照射到画布上,让那些先祖的肖像显出眨眼微笑的样子,这时从这些烟囱口上升起十二道或者十五道青烟,在上空聚成一个扁平的华盖。城堡的周围,分布着上万公顷土质优良、丰饶肥沃、无可挑剔的土地。从城堡的窗口向四面望去,到处都是阡陌纵横,芳草芊芊,它们与单调的耕地连成一片,纯粹人工规划的林地罗列其间,使过分好奇的人无缘窥见全貌。

地位次于这位庄主、但同他还有段距离的,则是本教区的第二号人物,令人敬重的教区长奥德本先生。他妻子已经去世,作为牧师,他为人过分执拗和严厉。他的服饰洁白无瑕,灰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再加上那线条笔直、表情严峻的脸膛,显示出他的性格缺乏同情,而一个牧师在自己的同胞中施恩行善的能力,正有赖于这种性格。这一系列人物中关系最疏远的一位——当地首脑人物中不折不扣的海王星^①,就是副牧师埃文·希尔。他是一个年轻俊秀的副主祭,生着卷曲的头发和一对梦幻般的眼睛。

① 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离太阳最远的行星之一,喻其离群索居。

他的眼睛是那样地充满幻想，使注视它的人不免有飞升九天之上、在夏日的云端翱翔的感觉。他的皮肤宛如鲜花一般娇嫩，下巴没有一点儿胡须，以至于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年龄了，还常常被人认为好像刚过十九。

教区长有个女儿名叫埃默琳，性格温柔单纯。教区内几乎人人都发现了她的娇艳容貌，都在那儿打量、琢磨，而她却对自己的美丽浑然不觉。她是在相当孤独的环境中长大的，碰到男性就感到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一旦有生人来拜访她父亲，她就溜进果园，待在那里等客人离去。她常自语嘲笑自己的缺点，可是又无法克服。她的美德并不在于她的性格对坏事有抵抗力，而在于自然而然不能接受。她对坏事根本无法理解，就像草食动物不能吃大块大块的肉一样。她的为人、仪表和心智让人怜爱。这一点牧师群中那位安提诺俄斯^① 早就一清二楚，而那位公爵也并不逊色，虽然他不知优美言词为何物，而且一向对妇女举止粗鲁令人反感，总而言之，根本不是一个喜欢在太太小姐堆中厮混的人，可是他在埃默琳刚满十七岁不久突然见到她以后，也在心中燃起了激情，那股热劲还真有点吓人。

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在城堡和教区长住宅之间那片灌木丛的一个角落里，公爵当时正站在那儿看一个田鼠拱土打洞，这位娇艳的姑娘在几码远的地方一闪而过，那时阳光普照，她头上什么帽子也没戴。公爵回家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中了邪的人，独自在城堡里那座肖像画廊前待了很长时间，注视着 he 家族中那

^① 此处指埃文·希尔。安提诺俄斯为希腊神话中一美少年，俄狄修斯（奥德赛）在外流浪期间，在他王宫中有一群人向他妻子求婚，为首者为安提诺俄斯。

些早已物故的美女的肖像,好像他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些女辈中的人物在撒克塞比家族的繁衍进化方面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之后,他独自用了餐,喝了不少酒,自己对自己宣告:埃默琳·奥德本一定得成为他的妻子。

说来不幸,与此同时,在副牧师和这位姑娘之间却发生了一些甜蜜而且秘密的交好,十分情投意合。这种恋慕的具体情节在当时和以后一直没有人知道。可是事情很清楚,她父亲不同意这件事儿。他待人处世冷漠无情,态度严峻,铁面无私。有天傍晚,有人听到副牧师和教区长在花园里发生了言词激烈的争吵,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哭泣哀求,宛如战争喧嚣中垂死者的号叫。事情过后,这位副牧师几乎无影无踪地突然在这个教区消失了。以后不久就宣布了公爵同奥德本小姐即将举行婚礼的消息,时间快得令人惊讶。

婚礼这一天到了,又很快地过去了,她成了公爵夫人。在那一天中,好像没有人想到那个给赶走了的人,要不然就是有些人想到了他,可是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有些不那么服服帖帖的人则喜欢用那种打趣逗乐的方式,谈到这对威风凛凛的夫妇,至于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性别和性情说了一些得体的恭维话。可是到了黄昏时分,那些一直喜欢埃文的敲钟人,又在钟楼中谈起那位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以及他钟爱的那个女人可能会有的悔恨,心里不免略微舒畅了一点儿。

“难道你们看不出,这整个事情有点不大对头?”第三个敲钟人一边擦自己的脸一边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走完了他们那段路以后,她今天晚上愿意把她的马拴在什么地方的马厩里。”

“这就是说,要是你能够说的话,你是知道年轻的希尔先生

这会儿住在哪儿的喽，教区里可是谁都不知道呀。”

“只有那位夫人除外，她有福气戴上的这个戒指，比她祖先戴的重两倍。”

然而，这些友好的村民这时候根本无法想象，埃默琳的实际苦难该有多大，甚至那些同她交往十分密切的人也不清楚，因为她把自己内心的痛苦掩盖得严严实实。但是，新娘和新郎在城堡里居住为时不久，年轻妻子的不幸就变得十分明显，大家都觉察到了。她的使女和男仆说，她常常不知不觉对着护墙板热泪双垂，而这种时候一个精神正常的夫人本来是应该翻检自己的衣橱的。她在教堂里那个巨大的专座上热诚祈祷，独自坐在那儿像一只洞里的老鼠一样无足轻重，默默无闻，而不是像这个家族以往那些美貌佳人当年那样自寻消遣，数数自己的戒指，打打瞌睡，或者偷偷暗笑会众那些古怪的老年人。她使用水晶或银制器皿吃饭喝水，并不比使用土陶器皿更加留心在意。说真的，她脑子里想的是其它东西。她这些情况，她的丈夫公爵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开头他只不过嘲笑她，说她糊涂，要去想那个淡而无味的牧师，可是时间一久，他的指责也就更加严厉了。她向他保证，自从他们当着她父亲的面分开之后，她从来没有跟她过去的情人有过任何交道，他也没有和她有过任何交道。可是公爵并不相信。这就使他们夫妻间出现了某些奇怪的场面。这些都用不着一一细表，结果不久就造成了一场灾难。

婚礼后大约两个月，一个黧黑、寂静的夜晚，一个男人从大道上走进了庄园的大门，并且一直向通往园囿和房屋的那条林荫道走去。在离墙不到两百码的地方，他离开碎石铺砌的车道，沿着一条弯曲的小径向城堡靠近，这条小径一直伸进一片灌木丛中。他静静地站在那里。没过几分钟，城堡里的钟声敲响了，

接着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对面的方向也走进了这条小径。只见那两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就像一片树叶上的两颗露珠，一下就靠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又站开了一点儿，互相面对面，女的低着头。

“埃默琳，你央求我来，我现在来了，上帝宽恕我！”那男人嗓音嘶哑地说。

“你就要移居国外了，埃文，”她唉声叹气地说。“我已经听说了！再过三天，你就要从普利茅斯乘坐‘西方光荣’号航海去啦？”

“是的，我在英国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在这里活着就跟死了一样。”他说。

“我的生活更糟——甚至比死还糟糕。死也不会把我驱赶得要走这种极端。听我说，埃文——我请你来，是求你带我一起走，或者至少能靠近你——干什么都行，只要能不留在这儿。”

“和我一起离开这儿？”他说话的声调像是吓坏了的样子。

“是的，是的——或者是听从你的指导，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接受你的帮助！不要一想到我就害怕——我向你请求这件事，你一定得原谅我。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残酷，是不会逼得我这样做的。如果我不是一直受到折磨，我是会默默地容忍我注定的噩运的；但是他不断地折磨我，如果我逃不掉，不久就得进坟墓了。”

他大为震惊，问公爵夫人，她丈夫怎样折磨她，她说，那是出于嫉妒。“他想方设法要逼我承认同你有关的事情。”她说，“而且不相信，自从我被迫同意父亲包办的与他订婚的事之后，我同你一直没有来往。”

可怜的副牧师说，这是最严重不过的消息了。“他在人身方面对你没有虐待吧？”他问道。

“有！”她低声说。

“他都干什么来着？”

她满怀恐惧地向四周看了看，一边哭一边说：“他想强迫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就采取了我连说都不敢说的办法，吓唬我，让我变得心虚体弱，好让我对任何事情都承认！我决心给你写信，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她接着说了一句泄气的讽刺话：“他老是怀疑，我得给他送点证据，免得他判断错了丢脸。”

“埃默琳，难道你的意思真的是说，”他战战兢兢地问道，“是说你——你想同我一起远走高飞？”

“难道你会认为，此时此刻我除了这样做之外还会有别的办法吗？”

他一言不发，待了一两分钟。“你绝不可和我一起走。”他说。

“为什么？”

“那是罪过。”

“那绝不是罪过，因为我一生从来没想过要犯任何罪过，而且现在我每天都祷告早点死，好脱离眼前的不幸，去到天国。我怎么会想到要去犯罪呢！”

“可是那是错误的，埃默琳，怎么说都一样。”

“大火要烧死你，你逃开也是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错误的。”

“埃文，埃文，带我走吧，我恳求你！”她突然声泪俱下。“我知道，通常说来，那样做是不对的，可这件事是一种例外的情况。为什么这一种难熬的痛苦要加在我头上？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损害任何人，我帮助过许多人，我指望得到幸福，然而得到的却是苦恼。难道上帝真地要嘲弄我吗？我没有得到任何